

第84章 晋北风云八路军初试身手 林彪挂帅痛击坂垣征四郎

蒙疆兵团与逃兵

1937 年那个多事之秋，侵略日军张开血盆大口，急欲吞掉整个中国。

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日军不可战胜之神话像一团阴云笼罩着、扩散着。

侵华日军于 1937 年 7 月底占领平津后，即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沿津浦、平汉、平绥铁路线分三路进兵。沿平绥线进攻之敌为第五师团和关东军第一、第二、第十一、第十五独立混成旅团。在南口和天镇，击溃国民党部队守军后，以追击姿态于 9 月 20 日前后进入涞源、灵丘、浑源、怀仁、左云一线。

中国军队第二战区在内长城沿线的作战部署为：

当关东军“蒙疆兵团”沿平绥铁路攻占了大同，坂垣的

第五师团攻占蔚县地区时，即加强山西省北部的防务，从朔县的利民堡逶迤向东，沿内城和恒山的北麓经杨方口、广武、雁门关、茹越口、狼峪、北楼口、凌云口、董庄、团城口而达平型关、马跑泉。另在凌云口向东经恒山、乱岭关、鳌峪、松树山至广灵以南的刁泉村，即平型关以东地区亦构筑了防御阵地。

关东军于 9 月 13 日占领了大同及附近的丰镇等地之后，原在该地区的第二战区部队主力，先后撤至以南的恒山内长城一线进行防守；原在阳高的李服膺第六十一军（以后陈长捷继任军长），经应县撤至茹越口；原在大同的第三十五军撤至雁门关；骑兵第一军位于集宁、凉城地区；骑二军在井坪镇（平鲁）一带。

为阻止敌关东军“蒙疆兵团”沿同蒲路南下和第五师团由平型关沿滹沱河会攻太原，第二战区于 9 月 5 日确定：

一、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负责防守内长城由应县的北楼口向东经凌云口至平型关，松树山而达广灵东南的牙村一线地区；

二、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负责守卫内长城之北楼口向西至朔县的利民堡一线；

三、何柱国的骑兵第二军守卫平鲁至以西的下水角一线地带；

四、赵承绶的骑兵第一军防守偏关以东之老营和偏关以北长城外之清水河地区；

五、林彪的第一一五师守卫在平型关以东至灵丘地区；

六、担任预备队的第七十一师位于繁峙，七十二师位于代县，三十五军位于阳明堡；

七、战区指挥所位于岭口。

八路军先头部队一一五师，由陕西省三原以北地区出发后，经韩城东渡黄河，自山西省侯马镇乘车沿同蒲路北至原平。

三四四旅和独立团在师长林彪和旅长陈光率领下，经繁峙、大营于 9 月 19 日抵上寨、下关地区集结。师直属队和三四四旅在副师长聂荣臻和旅长徐海东率领下，经五台、龙泉关、龙王堂到达下关地区与先到的部队会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领部分政工干部在阜平发动群众。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及各师首长，指出：

敌人为了夺取华北五省，采取了右翼迂回，即首先攻占山西的战略方针。以此姿势威胁河北、山东左侧背，逼迫国民党退出华北平原，最后夺取冀鲁。敌入山西依然是右翼迂回的战法，即以第五师团先行中央突破，然后以大迂回的姿势，包抄恒山南段，迫我绥远西境、恒山南段及五台等处之各军，平汉北段之各军，均不得自由行动。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中枢。

此时的毛泽东，心情很不平静，几经奋争，终于能开动他这天才军事家那睿智的大脑，在作战图前，为抗战大局，静下心来研究与日军作战的部署了。

尽管对八路军出山第一仗怎么打，能打得如何，毛泽东无法像以往内战中那样直接布置和指挥，但凭军事家的气魄和胆略对于敌情的上述判断，对八路军的战略行动作了如下部署：

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位置，即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

军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起见，一二〇师应进入晋西北，依托管涔山，侧击沿南薄路南下之敌；一一五师应以自觉的被动姿势，进入恒山地区，支援晋绥军；一二九师依情况的变化，决定使用方向。

林彪及所部就是以这种“自觉的被动姿势”而来的。可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在戎马生涯中主动惯了，对这种“被动的姿势”显然不习惯。他不露声色的外表，包裹的是一股无名之火，况且见好仗就打已成了习惯。此时的林彪，眼睛虽小可正睁得大大地在寻觅着战机，和日军打它一仗，那才能够显示出八路军存在的价值。

日军正值有恃无恐的氛围之中。

敌第五师团使用第一线的五个大队，大胆地实施右翼迂回。9月21日下达了作战命令，令第21旅团长三浦敏联队长，率广灵方面的两个大队，经浑源、西河村、小道沟、涧峪村，进攻平型关西侧地区。

显然，该敌行动的第一步，是击败灵丘至营镇之间的晋阎军，夺占平型关，继则实施追击，进行纵深迂回。

不能只说日军这一招是妄想。假若不遇到林彪的话，局势完全可能按日军的意图发展。

此时，阎锡山已被逼到了绝境，只得硬着头皮顶下去，拟由杨爱源一并指挥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团、第十七军等几个团，在灵丘、沙河间地区与日军决战。

由于晋阎各军士气低沉，连阵败北，自21日以来纷纷退向平型关。

对于国民党部队溃败的狼狈状，八路军开进路上已领略到了国军的“风采”。

从原平下车后，八路军向北走，国民党部队却向南走。路上，八路军看见国民党大批的溃兵歪戴帽子，用步枪挑着弹药、包裹和老百姓的鸡，碰到八路军就问：

“你们往哪里开呀？”

“上前线去打鬼子！”

“鬼子的飞机大炮厉害呀！”

“我们八路军的步枪、手榴弹更厉害！”

“哈哈！你们他妈的吹牛皮。凭几支吹火筒、大刀片能打鬼子？”

“你们不信，就看老子去打吧！”

.....

那天晚上，他们在一个镇子里宿营，一伙国民党退下来的部队也住在那里。夜里，国民党的一个连长起来解小便时问八路军哨兵：

“你们八路军上哪去？”

“哪有日本人上哪去？”

“去不得，日本人厉害呀！”

“怕死鬼才这样说！”

那位连长被说得哑口无言了。然后我们的哨兵问他：

“鬼子有多少人？”

“数不清呀！”

“你们为什么不和鬼子拚几下呢？”

“没有好的指挥嘛！”

“那么，你带一个连又打死了多少鬼子呢？”

“我还没见到过日本人的样子哩！”

一队人马向上开进，一队人马向下溃逃，国民党部队和

八路军交臂而过。

路上，不知捡了多少溃兵失掉的武器弹药，他们吓唬老百姓是能手，见了鬼子就孬得不成样子了。这里还有一个笑话：

国民党高桂滋部的一师人马驻扎在大同，日本人去了一架飞机，绕了一个圈，一颗炸弹也没投，这个师就一窝蜂地溃散了，枪炮车马丢得一干二净，听说后来阎锡山只好派汽车去拉武器。八路军供给部还捡到这个师逃散的不少马匹哩！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兵无战心，将无斗志，一直向南败退。而八路军却迎着敌军斗志昂场地向北挺进。

因为那条路上国民党败退的军队一帮接一帮，堵塞着道路。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还担心他们散布的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部队的士气。为了摆脱这些溃兵对部队情绪的影响，因此，聂荣臻决定避开他们。

“国民党军队那种不战而退的恐慌情绪，实在使我担心。说不定，他们很快就会从晋东北全部败退下来”。

八路军北上可谓后来者居上，中国军队玩了一把“深沉”，把先锋部队隐蔽在黄河以西，关键时刻冲上来了。

当时，侵华日军在华北和华东所投入的兵力总数为 28 个师，四十余万人。而中国军队有二百多万之众。包括特种部队在内，就三百万了。就是不打“人民战争”，在军队人数上也占着绝对的优势。

中国，不是没有实力，亦不是没有兵力。

从中国军队序列来看，其将帅可称谓之民族精英，其军队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如此浩浩国军，竟然众不抵寡，节节

败退，不能不令人深思。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在国军这二百多个师中，占的比重显而易见，而任务又是在敌后作战，能在平型关出尽风头，不能不令人震惊。

山西东北部，依山高耸的古长城。

两山相峙的隘口，一道青砖垒砌的雄关当路而立。

关上镌着三个大字：平型关。

关隘上，几位着草黄军服、戴圆边毡帽的军人正向远山眺望。

在众人簇拥之下，一位个头不高，身材削瘦，面容白皙的军人特别受人瞩目。

他就是长征时原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现为 115 师师长的林彪。

9 月已进入盛夏的尾声，长城两边的原野已是一片金黄，满沟满坡的谷子撑着沉甸甸的谷穗，等待着主人的收割。一阵阵山风吹过，带着醉人的谷香和泥土的清香，使人胸襟大开，惬意无比。

林彪解开上衣的衣扣，时而望着远山凝神，时而用望远镜左右扫巡，两片紧抿的薄嘴唇虽然未曾开合，但一场大战的宏图已在他胸中勾勒出框架。

两山夹峙，路细如肠，这是绝好的伏击之地。

山，峥嵘险峻，层峦叠嶂，正好可隐藏我千军万马。

路，蜿蜒、平缓，前道灵丘、涞源，是日军入关的必经之地，尤其是关前至东河南镇的十余里公路。路北山高壁陡，无法登攀，路南山低地缓，易于伏兵出击。

卡住两山，便如卡住日军咽喉，待火力重创日军后，路

南出击便如利刃直插心脏。

坂恒师团会如期而来么？

他们会不详察敌情而贸然涌入这条公路么？

林彪转过脸来，问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

“你说，坂坦会来么？”

杨得志望了望身旁的副团长陈正湘，肯定地说：“我想会来的，而且肯定从这儿来。”

“为什么？”林彪漠然地望着远山。

“因为他们入关以后，与他们接战的国民党军队都是一触即溃，因此他们气焰正盛，以为平型关也唾手可得，必然直扑而来，不肯再舍近求远的进行合围。”

“好，你们就埋伏在路南那片丛林里，待两头截断他们的去路后，彻底包他们的饺子。”

随行的军人都兴奋得涨红了脸。

陈正湘挥动着拳头说：“师长，你放心，只要小鬼子从这儿走，我们就让他永远倒在这儿，抖抖咱们八路军的威风。”

“此战如果打胜，我将是中华将帅中的第一人。”林彪得意地望了薄幕下的远山。

不是林彪会打仗，而是国民党的将领不敢打仗，尤其是在蒋介石不想抗日的时候。

历史，把抗战的头功送给了林彪。

年轻的红军雄鹰

出于某种历史的巧合，在平型关对垒的中日双方的主将，有着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

矮小的个头，青白的脸色，颇具斯文的举止……各自率领一个带“五”字的步兵师，又都是所向披靡、堪称“王牌”的常胜之军，现在又不约而同地想借内长城隘口平型关创造一个惊世之举……

1923年，林彪 17 岁了，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他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入团的第二年，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发生了。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了第一次合作。人们从乌云翻滚的天空中，看到了一线曙光，这时很多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连毛泽东都在国民党里担任了宣传部长这样的要职。

这年的 5 月，国民党在广州黄埔建立了军官学校，后来改为闻名中外的黄埔军校。共产党里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恽代英、鲁易、聂荣臻、叶剑英、肖楚女和阳翰笙等人，都在黄埔军校里担任要职和教员。

1927 年元旦前后，林彪也毅然决然地进入黄埔军校学习。这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月晕而风，黄埔军校成立不久，内部的两大势力，便貌合神离。蒋介石早以埋下杀机，他要同中国共产党决一雌雄。眼前已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这年 4 月初的一天，夜幕降临了，四周黑漆漆的，政治教官聂荣臻把林彪叫出来，两个人在田埂上，慢慢地走着。

“说话就要毕业了，你看当前的形势怎样？”聂荣臻劈头问道。

“我看我们是两面受敌的处境！”林育容已改名林彪，他性格内向颇有心计。他思忖了一会儿道：“一个是各省的军阀，这是明摆着的敌人。另一个敌人就在我们的内部，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同室操戈，刀兵相见。这种藏在内部的敌人，比明枪明刀还可怕。”

“对，”聂荣臻比林彪大几岁，是教官，还是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他拍拍林彪的肩膀，称赞道：“你的看法很对，我们不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高枕无忧，眼下，是剑与火的时刻。各种迹象表明，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发生突然事变的。”聂荣臻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兵贵神速，事不宜迟，你明天即去叶挺团里报到，那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一支军队，万一将来发生什么不测，那支军队就是我们的主力军，你要好好干！要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教官你放心！林彪毫不犹豫地表了态：“我将全力以赴，为革命，为中国的劳苦大众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第二天，林彪收拾一下行装便起程了。

自从 1924 年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办黄埔学校的时候起，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便懂得了军事对革命的重要性，经过和国民党一道参加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共产党已直接掌握了一部分军队，这就是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林育容就在这个团里担任排长。

1927 年 4 月 12 日这天，蒋介石突然发动武装政变，一场空前的大屠杀开始了。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宪特，乘坐着汽

车、摩托车，杀气腾腾地横冲直撞，见到可疑的人就抓。枪炮齐鸣，硝烟弥漫，血肉横飞，很多革命者，不是成为囚徒，便成为刀下鬼，躺在血泊之中。

一种血雨腥风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神州大地。人们惊恐地关注着时局的发展。

但是，共产党并不是一捏就出水的软体动物，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面对着蒋介石的屠刀，他们并没有退却，而是针锋相对，顶风而上。

8月1日凌晨的南昌，天黑蒙蒙的。突然枪声大作，炮火连天，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和刘伯承的指挥下，南昌打响了向蒋介石进军的第一枪，起义军从四面八方，像离了弦的箭，攻向反动的军政机关。反动当局顿时慌作一团，不知所措，当他们胆颤心惊地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才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休说反击，连招架的功夫都没了，待他们弄清真相时，大势已去。在起义军猛烈的打击下，他们只好节节败退。

这时，林彪率领全排战士，像猛虎下山似地占领了南昌市的交通要道。

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打败了敌人的顽强抵抗，南昌市被起义军占领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红旗第一次插在了城市，在南昌市的空中飘扬。

在频繁的战斗中，林彪指挥灵活，仗打得很出色。1930年8月，24岁的林彪便成为红四军军长，比他大四岁的罗荣桓和他是搭档，任政治委员。1931年1月下旬至3月上旬，林彪和罗荣桓率领的红四军，在五十多天的战斗中，先后取得了磨新角、新集、双桥镇等战斗的重大胜利，歼敌一万多

人。其中双桥这场战斗，全歼敌第三十四师，活捉师长岳维峻，拔除了不少反动据点，使根据地西部恢复到黄安、麻城以南，北面发展到光山、罗山城郊，东部恢复了六安、霍山、英山原有根据地的全部地区，并向东北扩大到霍丘、固始南。整个鄂豫皖根据地的人口，已达二百余万，林彪率领的红四军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在这场战斗中，红四军立了赫赫战功，而指挥红四军的林彪这年 25 岁，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心目中，年轻有为的林彪是一员足智多谋的将帅。3 月下旬，将皖西中央教导第二师改编为红四军的第十二师，将警卫团和光山、罗山、黄安全县独立团编为警卫师。红四军已经成为红军的主力部队。

林彪在宦海生涯中，他虽然撒过蹄子，逃跑过，当面不执行过毛泽东的命令，讲过怪话、发过牢骚，但由于他有军事指挥上的才华，可算得上破格重用的一位佼佼者：26 岁登上军团级宝座，比他大七岁、比他资格也老、地位也高的聂荣臻，作他的政治委员；指挥战斗英勇果敢，虽然沉默少语，但极有心计。他是高级将领中最年轻的一个，少年得志，是毛泽东的爱将，又有非凡的才华，在同级将领中，他处于领先的地位。

1932 年冬，蒋介石调动了五十万大军，准备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1933 年 2 月，寒风刺骨，连日阴雨，山野昏暗，浓雾漫没山头，夜黑得对面不见人，道路泥泞。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着队伍，为了取得平行路线前进的军事效果，有时根本不走路，只能披荆斩棘，向着黄陂圩、蛟湖、登仙桥一带预定的作战目标前进。2 月 27 日拂晓以前，徐彦刚参谋长和罗瑞卿

保卫局长，率领七师、九师和一个炮兵连在右，林彪和聂荣臻率领十师、十一师在左，分别到了伏击阵地，三军团在一军团右翼，林彪和聂荣臻到了蛟湖以北十一师的指挥阵地。

第二天上午时，只听远处人喊马嘶，“敌人已经朝我军阵地上扑来！”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进指挥部向林彪报告道。林彪走出指挥部，用望远镜一看，日出雾散，果然看见敌人一队一队地过来了，队伍中还有一顶轿子，是军官坐的。敌五十二师共两个旅两个团，敌人已走过来一个旅。

敌人很骄横，大模大样，毫无戒备。“沉住气！”聂荣臻道：“这样大的部队进根据地来，不可能没有辎重部队。”林彪点点头说：“打他这个骄劲！还要接收它的辎重，人、物都要！”

果然不出所料，功夫不大，辎重部队过来了，后面还有一个团掩护，渐渐进入伏击圈。又等了一会儿，四个团和辎重部队都进入了口袋。“发总攻信号吧？”林彪对站在身边的聂荣臻说道。“对，该动手了！”

总攻信号发出了，顿时，响起了震动山岳的枪炮声，像天崩地裂似的。敌人遭到突然袭击，刹那间乱成了一团。敌人的师部和四个团加辎重部队，被压到了蛟湖北面红军的伏击阵地。

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慌了手脚，像一只发了疯的野兽，大声吼叫着，命令一个团冲锋，一个团掩护，向红军阵地猛冲。红一军团十一师三十二团政委杨成武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冲呀！”他带领部队很快把敌人压到了谷底，只见国民党官兵东奔西跑，嗷嗷乱叫，一个个残兵败将，最后只好束手就擒。

只三个小时的功夫，三军团消灭敌军一个旅，一军团消灭敌人的师部和一个附加辎重部队。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战斗一打响，便被一军团活捉。

28 日，三军团七军又配合一军团七师的部队歼灭了由蛟湖大道突围的敌人。到这天上午 11 时，敌五十九师除少数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在摩罗嶂东麓谷中。

此次战役共歼灭敌军两个师，俘虏一万多人，大获全胜。一军团的军威大震。

3 月下旬，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的一军团又在草台冈打了一场大胜仗。

3 月 21 日午夜，天阴沉沉的，万籁俱寂，冷风不停地刮着，林彪和聂荣臻星夜来到十师驻地。“你们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出发，”林彪命令道：“时间就是胜利，决不能贻误战机！”

“要抢时间，”聂荣臻道：“要用最快的速度向黄柏岭前进！”

“黄柏岭是紧临草台冈南面的制高点，有五六百米高，”林彪强调说：“不攻下黄柏岭就无法攻下草台冈。”

在十师之后跟进的是十一师，但是七师和九师却没及时赶到，到了上午 8 点钟，还没有看见他们的影子。林彪焦急不安地问聂荣臻道：“这可怎么办？如果让先头部队单独投入战斗，后续部队接应不上，这不是让敌人各个击破了吗？”聂荣臻也一筹莫展。

到了 9 点，忽听三军团方向枪声大作。“不等了。”林彪急了，下令让十师向黄柏岭发起进攻，十一师在十师右边展开，断敌退路。后来九师和七师赶到了。12 时左右，几个师的兵力，全力猛攻。

战场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杀声震撼着山谷，敌人纷纷倒地。林彪冒着炮火正在前沿阵地指挥位置上写作战命令，忽听“嗖”地一声，一个炮弹飞了过来，“轰隆”一声爆炸了，气浪把林彪吹到山坡下，聂荣臻也被吹倒在地上，林彪和聂荣臻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又继续指挥战斗。敌人顽强，红军勇敢，棋逢对手，针尖碰上了麦芒，硬碰硬了。“上！”林彪大声下着命令：“不能让敌人跑掉，给我狠打！”山上山下翻了天，马嘶犬吠，杀声鼎沸。红军像猛虎下山，到处追捕敌军，敌人有的跑到半山腰。山势十分险恶，百丈岩谷，陡壁悬岩，像刀劈斧砍，而且向下倾斜，不少敌军掉入深谷，粉身碎骨。到了夜里，点起满山遍野的火把，红军继续追捕敌人，数以千计的敌军，成为半死不活之后，面临着死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是一场石破天惊的恶战，一直到午夜后才结束。

草台冈战斗，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陈诚赖以起家的，素称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第十一师，除少量部队逃走，其余全军覆没。

战后，军团部开会，参谋长刘伯承参加，他望望林彪和聂荣臻道：“你们一军团在决战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接着林彪从战术上作了总结：“我们所以告捷，消灭蒋介石的王牌军队，第一：知己知彼，对敌情摸得准；第二：各部队配合得好；第三：战士英勇顽强……”。

蒋介石听到自己的嫡系部队被消灭的消息一下子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铁军，却被没经过严格训练、武器又差的红军消灭了。他仰天长叹，抄起笔来给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写了手谕：

“此次挫败，凄惨异常，这是没有料到的……”

蒋介石还没有料到，在草台冈一战，率队歼灭他四千余人的两位红军将领，日后会在他的麾下，成为统一在国军队伍中的两员战将，来和日军作战。

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林彪资历最浅，却排名靠前，靠的自然战功。朱德是“红军之父”，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曾经代总司令，这种历史的因素，林彪不能超越。其他的元帅，无论是黄埔军校时他的教官还是南昌起义时他的总指挥还是上井冈山时他的军长、党代表，统统排在他的后边。他成为第三元帅。

林彪，你可以说他“相貌平平”、“身体瘦弱”、“学习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上了井冈山还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但是，有些历史事实无法否认。在黄埔军校他不显山、不露水，无论如何平庸，他也参加了共产党。4个月后又成为“铁军”叶挺团中的一名排长。

“八一”南昌起义时，他在战斗中也是“打得异常勇敢”，“始终冲在士兵们的前面”，并且坚持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的斗争中，有人说他投机也罢，动摇也罢，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也罢，他毕竟是身经百战，并且在一大批优秀指挥员中间脱颖而出。战争对军人的选择是无私而又严酷无情的，容不得半点虚假、侥幸。侥幸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林彪在3年时间里，从连长到营长到团长到军长，是一仗又一仗打上来的。许多军史研究专家都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仗打得漂亮”。

他24岁就成了红四军军长。不是靠谁的赏识提拔，而是

靠“五十天歼敌一万余人”的战功和军事指挥才能。

他 26 岁任红一军团总指挥，与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成为毛泽东反围剿的左膀右臂。第四次反围剿，林彪率红一军团干净利落地消灭了蒋介石嫡系陈诚赖以起家的“常胜军”十一师，为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红军中年轻的鹰。在 1935 年那个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淡的罌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曳。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

在和日本人交手之前，林彪是个“常胜将军”。在同日本人较量上，他当然要更顽强地表现自我了，他应该而且必须以其大智大勇做出决断。冲上去蛮干，他林彪才不会呢，他精明得像只狐狸，在日本人面前更显示出他的胆识了。

站在黄土崖上，他的心一动，于是，就做了一个决定。

林彪在战场上是位大手笔。

日本侵华的功臣

坂垣征四郎其人在日本侵华史纪录中颇有资历，他的个人发迹史是和中国人民的灾难同步进行着的。

早在 1928 年 9 月，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政策要点》，以“防止共产主义分子潜入东三省”为名表示对东北“无论如何不可漠然视之”。同年 11 月由一群少壮派右翼军人组成的“国策研究会”成立。不久，该会又与另一右翼军人团体“双